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高济 译

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 屯 行 纪
鄂多立克东游录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高济 译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屯行纪;鄂多立克东游录;沙哈鲁遣使中国记/何高济
译. -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2

(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)

ISBN 7-101-03556-6

I. ①海…②鄂…③沙… II. 何… III. 游记-中国
- 古代-选集 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6908 号

重印责编:王守青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 屯 行 纪

鄂多立克东游录
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高济 译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 1/4 印张·102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 定价:11.00 元

ISBN 7-101-03556-6/K·1496

总 目

海屯行纪.....	1
鄂多立克东游录	27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	97
人名、地名索引	145

海 屯 行 纪

〔亚美尼亚〕 乞刺可思·刚扎克赛 著

何高济 译

J. A. Boyle: The Journey of Het'um I, King of
Little Armenia, Central Asiatic
Journal, 1964, 9.

目 录

一、中译者前言	3
二、英译者波伊勒序言	10
三、海屯行纪	12

中译者前言

1254—1255 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《行纪》，原文为亚美尼亚文，收录在乞剌可思·刚扎克赛(Kirakos Ganjakeci，曾为海屯的随员)的《亚美尼亚史》中。它的第一个俄译本为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(Argutinsky)所作出，刊于 1822 年《西伯利亚杂志》。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(Klaproth)和布罗塞(Brosset)各自又从俄文译为法文，1874 年俄国潘特卡诺夫(Patkanov)再据法文译为俄文。最后，俄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(Bretschneider)参照各家的译文，把这部《行纪》转译为英文，收在他的名著《中世纪研究》中。我国学者张星烺和唐长孺的中译文都是从布氏的英译文所译出，前者的译文见于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(第四册辅仁大学版；第三册中华书局版)；后者的译文载于《国学论衡》1935 年 6 月号，题目是：《海桑东游录》。

布列资须奈德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，他在准备《海屯行纪》的英译文时曾查阅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中外历史文献，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的史地有所阐述和创见，因此，他的译本无疑地是诸译本中最好的一个。然而，在今天看来，他的译文仍然存在着两个缺点。首先，布氏不是直接从原亚美尼亚文进行翻译和研究，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译本和再译本，而且他所感兴趣的只是《行纪》中有关地理的部分，其他

的则加以删略,使人不得见其全貌。其次,布氏译文刊出后至今已有八十年,这个时期内由于学者们的努力,在中亚史地研究方面又有一定的进展,布氏遇到的问题已有可能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。鉴于这两点,英国学者波伊勒(J. A. Boyle)根据1961年在埃里温刊出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把《海屯行纪》再译为英文,题为 *The Journey of Het'um I, King of Little Armenia*, 发表在《中亚杂志》(*Central Asiatic Journal*)1964年9月号上,全名是:《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出使大汗蒙哥宫廷行纪》。值得称赞的是,波伊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,特别是近年来哈密尔顿(Hamilton)^①、克劳松(Clauson)^②的文章,对《行纪》中有关中亚史地部分作了详细的考释,另外,对非史地的部分他也作出了阐述。不久前,我们为整理冯承钧先生的《西域地名》,曾参考了这个英译本。

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说,《海屯行纪》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。它字数不多,但如地理学者贝兹利(Beazley)所指出,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。贝兹利特别注意海屯回程的路线,他认为这条路线几乎不同于所有别的中世纪旅行家所采取的路线,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。我们看到,海屯回程时著录的地名,比同时期任何旅行家记录的地名都要多,如果把他的归程分为三个阶段,即在我国新疆境内

① Hamilton: "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-Holstein". TP (《通报》), XLVI/1—2。

② Clauson: "The Name Uyğur", JRAS(《皇家亚洲学报》), Parts 3 & 4, 1963。

为第一阶段,从新疆下至锡尔河右岸为第二阶段,再从锡尔河经波斯到亚美尼亚为第三阶段,那么,他一共记下了五十九个地名,其中除第二阶段外,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地名大部分都可考证出来。下面我们根据波伊勒的新译文来考查一下海屯在新疆的行程。

离哈刺和林后,海屯于三十天内抵达一个叫做 *Ḡumsγur* (*Ghumsgur*) 的地方,据伯希和的考证,该地即《元秘史》中的胡木升吉儿(*Qum-Sengir*),《元史》中的横相乙儿,贵由西行时死去之处。*Qum-Sengir* 在突厥语中义为“沙岬”,伯希和认为应在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,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。

从胡木升吉儿,海屯一行人抵 *Berbalex* (*Berbaligh*)。Ber, 突厥语训为“独一”,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独山守捉,元代的独山城。据《元史·哈刺亦哈赤北鲁传》,独山在别失八里东不远,为北来之要冲,成吉思汗西征所经之地。哈密尔顿考证它为今木垒,在古城东五公里。由该城西行即畏吾儿都城 *Bešbalex* (*Beshbaligh*),《元史》中有别失八里、别十八里、别失八刺哈孙等译。*Besh* 为突厥语之“五”,*Beshbaligh* 义为“五城”,约在今济木萨,有人以为遗址即古城。

从别失八里抵 *Arlax*。*Arlax* 为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中之 *Yarlay*,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(波斯长度名,约合三英里余)。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《唐书》中之耶勒守捉,在轮台(乌鲁木齐)以东一百八十里,约相当于今之柏杨驿。又抵 *Küllug*,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俱六守捉,在耶勒西八十里,约相当于今之阜康。由此又抵 *Ingax* (*Engagh*) 和 *Janbalex* (*Janbaligh*)。前

一地当在阜康西不远,无适当对音。后一地即元代之彰八里、昌八里、掺八里,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张城,在轮台(乌鲁木齐)以西一百五十里,近今天的昌吉。从彰八里到 Xutāpāy (Khutapai) 和 Angibalex (Angibaligh), 前者为《元史》中之古塔巴,今地图作呼图壁,后者为《元史》中之仰吉八里,城在今玛纳斯附近。据《西域图志》和《西域水道记》的记载,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基,曰阳巴勒噶逊,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,巴勒噶逊 = 八剌哈孙 (Balaqasun), 蒙语“城”,与突厥语 baligh 同义。十一世纪喀什噶里 (Kashghari) 的《突厥语大词典》中著录这个地名为 Yangi Baligh, 义为“新城”,可断定该城的兴建系在蒙古人崛起之前。

海屯接着叙述说,他们进入突厥斯坦,进抵 Ergoporug 和 Dingabalex、Pulad 等地。Ergoporug (Yergopurug), 哈密尔顿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。疑即《西域水道记》中之济尔噶朗,在乌兰乌苏之西,一为河名,一为地名,乾隆二十二年(1757)雅尔哈善曾驻军于此。Dingabalex (Dingabaligh) 当即精河城,旧城址在今精河境内。至于波斯史家和西人游记常提到的 Pulad、Bolat (波斯语“钢”),在元代有普剌、不剌、孛罗等译,其确切地址众说纷纭,但从海屯的行程看,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,可能在今三台。拉施特《史集》记哈刺不花和阿鲁忽在一个叫做苏特库耳 (Sūt Köl, 赛里木湖) 之地的 Pulad 城附近交锋,可证明 Pulad 在赛里木湖畔。卢不鲁克说,不里 (Buri) 的日耳曼奴隶在 Bolat 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,但卢不鲁克走的是一条偏北的道路,并未亲抵 Bolat,不能证明该城在博罗塔拉河谷。

经苏特库耳(突厥语“乳海”,我国史书中之天池),海屯一行人抵 Alualex 和 Ilanbalex。前一地名,布列资须奈德已疑为 Almaligh,即《元史》中之阿力麻里、野里麻里等。波伊勒更进一步解释说,Alualex 可能是誊写者对早期的 Alvalex 的异写,原 Almalex 的讹误,其中 v 和 m 常混淆。这座闻名中外的察合台汗国都城,阿力麻里,经黄文弼的实地调查,其遗址当即今霍城东北不远的古城,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,“西距霍城 13 公里。其范围甚大,北抵克干山南麓,南至克干色依,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,西至卡纳威,东西 5 公里,南北未量,当不止此数。”^① 黄文弼的考察并非新发现,该遗址已为徐松在《西域水道记》中所提及,特别是察合台后裔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(墓),徐松更有明确记载:“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,科河发焉,河自山南流五里,右疏渠一,溉营屯头工田,左疏渠一,回民陂为水磨,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。”吐呼鲁克吐木勒罕(Tughluk Timir Khan)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之另译,徐松引回人库鲁安书,简略地介绍了吐呼鲁克吐木勒罕生平,并说他“在位十年卒,有满克国回部长以橐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,覆以碧琉璃,刻墓门”。徐松和黄文弼似均未见十五世纪杜格拉特(Dughlat)族人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海达尔(Mirza Muhammad Haidar)的《拉施底史书》(Tarikh-i-Rashidi),其中记察合台汗国的名城说:“另一名城是阿力麻里(Almaligh),它至今仍有名。吐呼鲁克·帖木耳汗(Tughluk Timir Khan)之墓在那里,尚有该城繁荣的[其他]

^① 《元阿力麻里古城考》,《考古》,1963,10。

遗迹。汗墓的圆顶是令人注目的，高大且有装饰，而在墙上刻有铭文……尽我所能记忆，该圆顶上所写之日期为七百六十余年。”这个记载从文献上确证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就在阿力麻里。吐呼鲁克死于回历 764 年，西历 1363 年，黄文弼转引阿不哈即《蒙古史》所记的日期是 762 = 1362 年。

从阿力麻里西南行抵 Ilanbalex (Ilabaligh)，即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中的亦刺八里，城在伊犁河畔。然后渡过 Ilansu (伊犁河)，越过 Tōros 山的分支，海屯一行人抵 Talas (答刺速)，今中亚之江布尔 (Jambul)，经中亚和波斯返回亚美尼亚。

根据上述，我们看到，海屯走的道路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北道。成吉思汗西征和丘处机西行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。耶律大石和常德则在西行时经过额敏河流域，他们走的应为更北的道路。

波伊勒认为，海屯对博物学的贡献决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，甚至“无稽之谈”都有意义和价值。例如，海屯记载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，对一些地区盛传的野人形迹，提供了文献的根据。他提到的狗国，不仅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，在元代还实有所指。《黑鞑事略》记蒙古东北有“那海益律子”，注曰“即狗国也，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，走可及奔，女子侏丽，鞑攻之而不能胜”；又据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载，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戊申，“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，付狗国戍军”。这里的狗国，很可能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，因此，1284 年元朝的统治应已及于北极。

为开展蒙古史、中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，现据波伊勒

的英译文将《海屯行纪》重译,供读者参考。

中译者

1980年8月

英译者波伊勒序言

1254—1255 年海屯王经中亚的旅行,由乞刺可思·刚扎克赛收录在他的《亚美尼亚史》中。这个记载,很容易从布列资须奈德的略加删节的英译中得到。他的译文系根据阿古丁斯基、克拉普罗斯、潘特卡诺夫和布罗塞等早期译文的对照而作出。在他的详尽注释中,布列资须奈德令人钦佩地,确实尽量地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——中国的、伊斯兰的、欧洲的。然而,在今天,当巴尔托德、伯希和、米诺尔斯基等学者的著作,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中亚的地理历史知识时,重新审订近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遇到的考释方面的问题,这个时刻多半已经来临。哈密尔顿的近期研究,本译文所依据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于 1961 年的出版,使这项工作变得较容易。

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说,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一开始便得到承认。贝兹利描写它是“一部就价值和意义说,绝不低于其他行纪的书,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,尤其如此”。他特别注意海屯的回程路线,他认为这条路线,“异于几乎所有其他中世纪行纪,因此理应受到比它平常受到的更大重视”。事实上,这条通过畏吾儿地区的路线,好像是条通道:成吉思汗的契丹丞相耶律楚材、长春真人及史家志费尼,来去都是走的这条路。只有迦儿宾和卢不鲁克采取的是一条偏北的路。海屯下至锡尔河右岸的行程,多半是他在旅

行中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。他和迦儿宾的这段行程相同,后者仅提到两个地名,但他却提供了十六个地名,其中一些,只是由帖木儿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,其中八个,则仅见于这位亚美尼亚旅行家的行纪。

他对博物学的贡献,毫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。他和卢不鲁克同时最早提到“忽兰”,即蒙古野驴;他是唯一提到野驼的中世纪旅行家;而且,最重要的是,他荣幸地早于普列兹瓦尔斯基六百年就发现了普列兹瓦尔斯基马。至于佛教,他比同时代的卢不鲁克提供的情报要少些,但他提到历史上佛的名字,却比马可波罗要早,并且他知道弥勒佛,未来的佛。甚至“无稽之谈”也有含义和价值。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,也有其他作家提到,多半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。长毛狗及其人妻,必定属于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,总之可以追溯到八世纪。而像树那样生长在“沙岛”上的“珍贵骨头”,只能指的是今天仍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北极岸外、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地采集到的象牙化石。

海 屯 行 纪

虔诚的和热爱基督的亚美尼亚国王、居住在西里西亚(Cilicia)息思(Sis)^① 城的海屯(Het'um),原先曾派遣他的兄弟和元帅仙拍德(Smbat),携带礼物和贡品,入朝贵由汗。仙拍德获得恩宠及嘉赏的诏旨,已离贵由返回。但当蒙哥汗登基之始,伟大的父王^② 和大将军拔都,派人召海屯王去见他和蒙哥汗。拔都率无数的兵马,驻于北部地区、宽深的阿的勒(Et'il)^③ 河畔,该河流入里海。敬畏拔都的海屯,因害怕他的邻人突厥人(其君主称为希腊的算端^④,名叫阿撒丁[Azadin]^⑤),就偷偷地乔装出发。这是由于,他援助鞑靼人而遭到他们的忌恨。他匆匆越过他的国土,在十二天内抵达卡

① 小亚美尼亚的首都,拜占廷的 Flaviopolis,即 Flavias,息思是当地的名字,今天的科赞(Kozan)。

② 指拔都,即国王之拥立者,这样称呼,显然因拔都对蒙哥登基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③ 即伏尔加河。Atıl, Etıl 之名可追溯到六世纪。突厥人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时采用了它,也许源出撒尔马提语(Sarmatian)。迦儿宾提到“Ethil 大河,斡罗思人称之为伏尔加”。

④ Horomoç Sultann,即鲁木(Rûm)的算端。

⑤ 即也速丁·凯迦乌斯二世('Izz-ad-Din Kai-Ka'us II)(1245—1257)。

儿思(Kars)城。拜见过驻东方^①的鞑靼军统帅拜住那颜(Baču Nuin)^②及其他大人,得到了他们的礼遇后,他在阿雷山(Aray)前、阿剌格康恩(Aragacotn)的瓦尔丹尼斯(Vardenis)村停留,寄宿于曲儿忒(Kurd)的王府内。曲儿忒是亚美尼亚族人,信仰基督教,其子是瓦西(Vačē)和哈散(Hasan),其妻是马米柯尼(Mamikonian)族的荷列撒(Xorišah),马兹般(Marzpan)的女儿,阿思兰别(Aslan Beg)和格利哥尔(Grigor)的姊妹。[海屯王在这里等候到]他的宫室送来朝贡用的礼品,这些礼品,是他的父王、当时已年迈的诸王之王孔士坦丁(Kostandin),还有他的儿子、留下来摄政的列昂(Leon)和拖罗斯(T'oros),给他捎去的。因为,他的虔诚的皇后,名叫撒伯勒(Zabel),翻译过来是伊利莎白(Elizabeth),意思为“上帝的安息日”^③,已经去见基督。确如她的名字,她的长眠是上帝的旨意;[她是]大慈大悲的,穷人的朋友;[她是]头一位加冕大国王列昂(Leon)之女。

大主教孔士坦丁(Kostandin)得知海屯旅途平安,到达大亚美尼亚,他也差遣出教长雅各(Yakob)。这是个能言善辩、有学识的人。为友好团结之故,他们先曾派他去见统治亚洲疆域、日趋强大的希腊国王约翰(John)^④和他们的主教。到达后,用《圣经》中的哲言,他经受住希腊公众的质询,因吾人称基督为一性,彼辈谴责吾人为欧提恰教徒(Eutychians,称基

① 即西亚,指中东。

② 拜住那颜是西亚蒙古军的统帅,接替绰儿马罕。

③ 事实上,Elizabeth(Elisheba)义为“凭上帝发誓”。

④ 即尼西亚(Nicaea)的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杜加斯·瓦特兹(John III Ducas Vatatzes)(1222—1254)。